



上图:现代舞编导王媛媛全方位介入创作。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左图:在舞剧《早春二月》中,观众好像看不到有故事情节。事实上,所有的情节都在情绪里,用情绪的渲染来表述故事的核心,图为剧照。(上海歌剧院供图)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首次尝试现代舞,排演改编自柔石小说《二月》的舞剧《早春二月》,编导王媛媛说——

当陶岚遇到萧润秋,炽热的目光自此追随着他

■本报记者 徐璐明

改编自柔石小说《二月》的现代舞剧《早春二月》,将于3月3日在上海大剧院首演。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吴浩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3月3日以阴历来算,正好是二月初六,该是“早春二月”。“这不是巧合,而是我们刻意为之。”这是上海歌剧院舞剧团首次尝试现代舞剧,希望能够在今年春天实现华丽转身。

原创舞剧《早春二月》由特邀的知名编导王媛媛编排。记者日前到剧组实地探访,排练厅里,《早春二月》已经进入“精雕细琢”的最后冲刺。舞者们反复练习萧润秋与陶岚相逢那一幕:两人一见钟情,陶岚炽热的目光自此就一直追随着这位青年,而萧润秋却把目光转移向了别处。这似乎预示了这部舞剧终将走向悲剧。

拨开迷雾,将人物性格、冲突一一放大

王媛媛告诉记者,本次排演《早春二月》,是她自2008年至今第一次与自己舞团以外的院团合作。“我习惯从经典文学中寻找灵感,《二月》这个题材吸引了我。”为了编排这部舞剧,王媛媛阅读了柔石的原著《二月》,也看了那部著名的电影——《早春二月》。谈到《早春二月》,王媛媛对原作中的人物也有着自己的态度:“萧润秋这个人,有些优柔寡断,不善、或者说不愿做决断。他总是想两全,但人其实不可能真正找到桃花源,也不会有所谓完美的结局。萧润秋追寻的理想其实是一种逃避。不过,萧润秋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又使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人物身上有了人道主义的光明底色。也许正是这一抹亮色,成为后世不断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舞台的最终原因。”

不过,在王媛媛看来,柔石的原著与电影都把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描写得很淡然,像是笼罩了一层雾一般。“这是一种属于江南水乡特有的人文情怀,细腻、内敛。但舞剧不能这么编。舞剧天生就有叙事弱的特点,如果还是淡淡的,恐怕观众就更没有兴趣了。”王媛媛说,她编舞剧的风格就是把人物的情绪放大,要拨开那层迷雾,挖掘人物的内心,将原著中未能诠释得明明白白的情绪、冲突、张力一一放大,再直白地展现在舞台上。这是王媛媛将那个时代与当下相联结的独特手法。

“比如文嫂,一个人被社会逼到要自杀,可以想象她内心是多么绝望。而萧润秋,一边面对热情奔放的陶岚,另一边却又要面对需要他保护的文嫂,他内心的撕裂、纠结、彷徨与犹豫,又该多么激烈!”因此,这一版的舞剧《早春二月》绝不是电影的翻版。“在这部舞剧中,观众好像看不到有故事情节。事实上,所有的情节都在情绪里。我用情绪的渲染来表达这个故事的核心,三个主人公不同的性格、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的命运。”舞剧的最后,陶岚疯了,文嫂在流言中不堪重负而自杀身亡。萧润秋远走他乡,离开了芙蓉镇。

王媛媛一直强调:“尽管故事的年代背景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但其中对人性与人文的关怀却是超越时代的共通话题。这部舞剧一定是基于时代,但打破时代的。我认为即便是年代戏,也不一定用大家已经固化的、标签化的元素来呈现。我更希望打动观众的,是其中的精神内核,以及我们对原作的理解与诠释的表达。”

舞蹈、合唱、音乐三联动,资源得天独厚

这一版的《早春二月》被称为“现代舞”版,但王媛媛却不希望太早被贴上标签。“现在业界对现代舞有种种误解,以为就是摸爬滚打无病呻吟。其实这样的舞蹈,我也非常不喜欢。”作为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创始人,她对舞蹈的“美”,有独特的理解和实践。“现代的身体表现力,加上古典芭蕾的肢体美,再结合当代的创意和思想。这是我的创作习惯,也是对舞蹈之美的理解。如果我的舞剧能够将这三者都呈现出来,就完美了。”

不过,这样的编排方式无疑是对以往习惯民族舞的上海歌剧院舞剧团一次不小的挑战。曾创作中国民族舞剧奠基之作《小刀会》的上海歌剧院舞剧团,上世纪凭借《宝莲灯》《半屏山》《凤鸣岐山》《木兰飘香》等中国民族舞剧崭露头角。而舞团人员的构成,也以中国舞专业演员为主。如今要“转型”跳现代舞,着实吃了一番苦头。王媛媛此行来上海,带了三位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骨干演员,轮流为上海歌剧院舞剧团的演员上芭蕾舞、现代舞的训练课程。“我在北京怎么训练我的舞者,来这里就怎么训练这里的舞者。现在,他们就‘怕’我了。”王媛媛笑说,训练的目的,是让舞者们了解,肢体的运动和美的表现,还有不同的方式。

接受上海歌剧院邀请,最让王媛媛感到兴奋的是能调动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合唱团、交响乐团的资源。

“可以同时调动舞剧团、合唱团、交响乐团的资源,充分展现我对现代舞的理念,这对于我而言,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担任该剧作曲的杜薇,是王媛媛的老搭档,两人已成功合作了《莲》《惊梦》等现代舞剧。对于王导的舞蹈风格、创作思想,杜薇已有深入了解。“这次排演《早春二月》,上海歌剧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和优越的条件。首先,现场乐队伴奏就是非常大的亮点。对于舞者而言,现场‘活’的音乐是比录音更有生命力,更能激发出能量的声音,舞者与乐队的配合,也一定会让习惯看录音演出的观众更能够感受到这部舞剧演出的现场魅力。”对于合唱的运用,王媛媛下了个功夫:“在我的构想中,合唱是以第三人的角色旁观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至于现场如何表达,还要观众自己进入剧场感受。”

“在全球范围内,一个歌剧院旗下舞团的水准都应该是业内数一数二的。”吴浩表示,“我们舞团以往除了为歌剧伴奏,更多的都是跳民族舞古典舞为主。但我们现在觉得这远远不够。歌剧院的舞团的艺术风格应该是多元的。这次我们选择现代舞,是希望尝试探索新的艺术呈现方式、新的风格。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积累剧目、锻炼演员。我们也要求舞者们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掌握各个舞种的特点。”

吴浩表示,“我们舞团以往除了为歌剧伴奏,更多的都是跳民族舞古典舞为主。但我们现在觉得这远远不够。歌剧院的舞团的艺术风格应该是多元的。这次我们选择现代舞,是希望尝试探索新的艺术呈现方式、新的风格。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积累剧目、锻炼演员。我们也要求舞者们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掌握各个舞种的特点。”

辣评

抽象的抒情是一条迷人的险途

——谈新编昆曲《醉心花》

织工

昆曲新作《醉心花》改编自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的“曲”,多用典,重藻饰,在辞藻的覆盖下,“情”的存在感显得淡薄了。然而汤显祖、莎士比亚这些古代大师写作时,胸中有多少焦虑,多少激情!如果不能被生活激起这样的当下焦虑与激情,仿古拟古的刻意追求,要真正沟通观众心灵,激起剧场能量,也许是困难的。

将《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成昆曲,比起同为莎剧改编昆曲的《我,哈姆雷特》,难度要小很多。从结构来看,它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主线,相爱、受阻、抗争、死亡,爱情始终饱满,很像中国古典戏剧中生旦离合、双线并行的传奇结构。从主题来讲,歌颂青年男女单纯热烈的爱情,没有多少文化差异需要弥缝。所以除了一些必要的中国化处理,《醉心花》实际上并没有对莎翁原著做大刀阔斧的改编,甚至连青年男女相恋的节奏,也和意大利人一样迅雷不及掩耳,早上四目相对,晚上就说出“甘为赘婿”“愿做弃女”这样夸张的台词。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莎士比亚笔下那种如五月薰风拂面,风中还带着朝露气息的单纯、明朗和热烈,却变成了昆曲舞台上的沉郁。

这种印象不仅来自于舞台设计,更来自于文本。也许我们可以从静尘师太这个人身上找到症结所在。静尘师太是对原著中劳伦斯神父的改写,然而除了相似的身份,两人之间有着根本差异。劳伦斯神父是一个动机明确、完整连贯的人物形象,他希望促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合,以此来化解两家的积怨。他为这对年轻人主持婚礼,帮助罗密欧出逃,给朱丽叶假死药,为罗密欧前往“点悟苦乐”。所谓“慈悲法门”、“点悟苦乐”,都是乍听很高深而实际很含混的表述。在观剧过程中,我始终感到迷惑,静尘师太的目的,到底是希望促成这对年轻人的爱情圆满,还是使姬露两姓在这对年轻人的死亡中实现和解?听其言近于前者,观其行却更像后者,毕竟,当知道藏令假死的消息没有及时送达,静尘师太并没有任何挽救的举动,只抽象地感叹一下“造化弄人,一至于此”“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便径自回禅房念经去了。

可以理解编剧本人对人物的合理动机不甚介意,作曲抒情才是她的真正兴趣所在。王国维先生评论元杂剧重于写曲而疏于人物塑造和情理逻辑,从这个角度衡量《醉心花》来看,确实是继承了古早时期的创作特点,但这种以写曲为能事、以抒情为旨归的创作倾向,恐怕是一条风景迷人的险途。剧中的抒情,因为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人物性格和具体情境的抒情,其实也就无情可言,像静尘师太频繁出场,很多时候是代作者议论。姬露戴罪出逃,静尘师太感叹:“你逃得刑枷,可逃得情枷吗?”藏令为情所苦,静尘师太问道:“何者为色”“何者为空”“何者空不异色,色不异空”。两人情死,又由静尘师太出场“点化”众人。这样一个“佛里佛气”的形象贯穿始终,时不时来上几句似是而非的“禅机”,常常使人产生勘破情关才是正道的错觉,《醉心花》因此缺少年轻人恋爱的天真明朗,舞台气氛压抑。这肯定不是所谓中西文化的差异,因为在《西厢记》《牡丹亭》这些古典传奇中,年轻人的爱情也是生动热烈的。

以超然姿态游离于具体戏剧情境之外,发表抽象的感叹,这似乎是时下戏曲舞台上一种新兴的创作手法。我不想从剧作法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想指出,这其实暴露了对于曲这一样式的力不从心。因为曲不仅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而且长于对普遍心境的喟叹而短于对细腻情绪的捕捉。因此,非要有极大的才华,才能弥补这个短处。如《西厢记》“天下夺魁”,不只是因为其词如花间美人,更是因为能将众人心事曲曲绘出,笔尖之间的微妙变化无不妥帖。抒情的背后充盈着具体鲜活的人气,而不是抽象空洞的“哲思”。

再来看《醉心花》,姬露和藏令沦为面目模糊的两个年轻人,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发展都流于简单粗暴。有时候唱上好几支曲子,人际互动关系仍是静态的,徒然以典故辞藻炫人耳目。像第四场那套曲子,编剧不可谓不用心,然而信息量有限,节奏拖沓,以至于观众听着觉得负担,很难和剧中人产生共情。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毕竟是从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即便在文采辞藻上竭力追摹,格律典故全无措辞,终究不是胸中真挚秀杰之气的自然流露。何况,文采辞藻之秀,重在不着痕迹,如美人不知其美,益增其美,一旦流于弄弄,便失了韵味。

若仅以文论,既有古人词曲山海珠玉在前,《醉心花》优势何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戏剧文体,亘古不变的是创作者的激情,以禅做戏,以理做戏,以典故和辞藻做戏,都是很难与古人比肩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个时代的新一辈编剧们,能写出汤显祖们所不曾梦想过,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眼睛所看到的鲜活世态和鲜活的时代。

(作者系剧评人)

剧雪孙强携手话剧《情书》



话剧《情书》讲述的故事始于1975年的中国,男女主人公一起走过几十年的岁月历程,各自在航程上执着追寻。图为剧照。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由俄罗斯著名导演尤里·伊万诺维奇·耶列明执导,中国内地女演员剧雪、国家话剧院演员孙强主演的话剧《情书》,明后两天首演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之后将开启全国20余座城市的巡演。

《情书》讲述的故事始于1975年的中国,男女主人公一起走过几十年的岁月历程,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航程上执着追寻,也有过疑惑与退却。他们经历过巨大的灾难与喜悦,也经历过平常的生死病死。他们渐行渐远,也越来越贴近彼此,连接他们的是一封封“情书”——是少年时课堂的纸条;青年时的8分钱邮票;中年时红蓝封套的航空信;暮年时转瞬即逝的电子邮件……他们相互扶持,彼此温暖,一起面对青春、成长和死亡。

“每一个地方都让我想起你,足以把我这这么多年的封存都翻。我不知道学校要拆,我多是不安。可是这么大的北京,那么多,那么大的地球,那么多,那么多,不是早十分钟,或者晚十分钟,我就遇见你。”鸿雁往来,打动人心不仅仅是爱情,更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导演尤里·伊万诺维奇·耶列明在看到《情书》的剧本后,感慨:“一对相爱的人被大洋隔

相关链接

柔石小说《二月》曾多次被改编成其他艺术样式,电影版导演谢铁骊回忆说——

夏衍建议电影名字中加“早春”二字

确立柔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地位的,是他的中篇小说《二月》。小说写于1929年1月,同年11月经鲁迅介绍由春潮书局出版,并由之撰写《小引》。《二月》是柔石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一部,小说主人公萧润秋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形象。小说中的萧润秋,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青年知识分子的缩影,在奔波了六年后来到了芙蓉镇,希望能过上一种平静安宁的生活。在那里,他与校长的妹妹陶岚相恋,却又同情和资助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同学的遗孀文嫂。这样的三角关系受到社会非难,最终三人的命运走向悲剧。

鲁迅在《小引》中分析这个孤零零地徘徊在人间者的矛盾性格:“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虑,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扎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身——上海去了。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有评论认为,《二月》是柔石的自传体小说,而小说中男主角萧润秋的原型不是别人,正是柔石本人。

自小说问世之后,就不断地被改编成不同的艺术形式,搬上电影银幕、荧屏、戏曲舞台。其中,由谢铁骊执导,陶岚、谢芳主演的电影《早春二月》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后来谢铁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我的《暴风骤雨》在1961年的新侨会议上放映,反应比较好,这时候厂里为了奖励我似的,让我带着家属到北戴河疗养,我就带着一摞书去看,这些都是‘五四’以来的作品。最后我就感觉柔石的《二月》可拍。我大概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它改出来,改出来以后厂里一看,还可以,可以拍,这个时候就确定演员了,确定孙道临演男主角,谢芳演了《青春之歌》,让她演女主角。”随后,他把《二月》改编成电影故事片剧本并交夏衍细看。夏衍看得很仔细,用红笔密密麻麻地修改了一百多处,同时建议名字中最好加“早春”二字。

多场景组合式的电影形式进行了探索,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生动地概括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只是,当年《早春二月》在全国100多家影院上映时,却是作为反面典型供人批判的。谢铁骊生前曾表示,当时他和同事们之间都不谈《早春二月》,“现在想起来,因为批判的需要,这部影片并没有遭到删改,它的风格,完全是按我的导演思想形成的”。1979年,《早春二月》入围第32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中国内地电影。

2001年,上海越剧院将柔石的《二月》搬上了越剧舞台。该剧明星云集,流派纷呈。萧润秋由尹派小生萧雅和陆派小生许杰分别饰演,文嫂由袁派花旦方亚芬饰演,陶岚由吕派花旦张冰梅和唐晓玲扮演。当时,越剧院特邀请孙道临来说话。孙道临生前回忆:“对当时的银幕来说,萧润秋是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这个人物尤其是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何把握,就颇

费思索。”

小说和电影风格平淡,表现得较为抒情和散文化,越剧对此进行改编时,增加了3个人物的戏剧矛盾冲突,增加了萧润秋对文嫂、陶岚的感情戏,用越剧手段写透人物内心的变化。删去了萧润秋和学生的副线,而把原著中的碎片枝叶,整理成完整的情节线,如第一场的“坟场葬春”、第四场的“陶岚求婚”,第九场的“三叩门”,萧要娶文嫂,向陶表白,在黄昏中进退两难,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都通过大段唱腔和一连串动作细微呈现。越剧《早春二月》公演之后,被认为是成功改编的越剧现代戏之一。

2005年,电视连续剧《早春二月》登上电视荧屏。这部连续剧由《金粉世家》的原班人马打造,由董洁、辛柏青、沈傲君饰演陶岚、萧润秋、文嫂。为了追求江南水乡的写意之美,剧组特意选择乌镇为拍摄地点。不过,该剧播出后,并没能再造《金粉世家》的轰动效果,更无法超越电影版《早春二月》在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地位。